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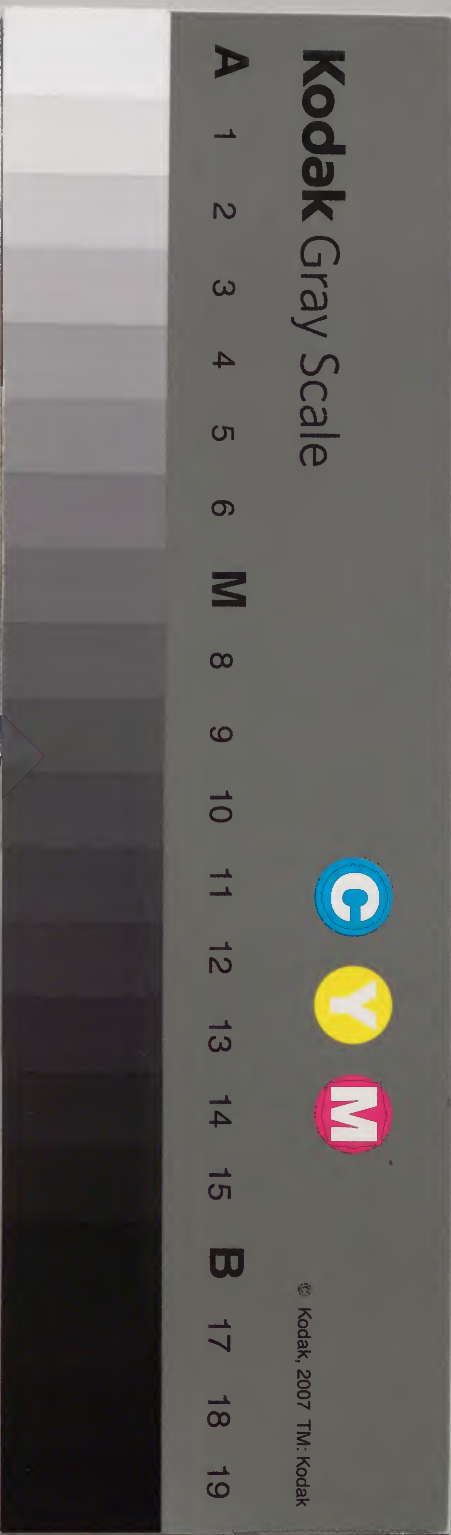
象山集

八之十二

庫文閣内		
函架	三四九六	漢書類
七	一〇	

庫文閣内		
函架	三四九六	漢書類
三六	一〇	
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96
冊數	10	( 3 )
函號	316	16





散漫洞口咫尺欲不相見今石請作五字記之  
意行到愚溪竹輿鳴擔肩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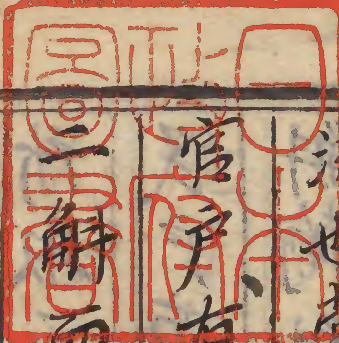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書

藏書

與張春卿

某僭有白事、民戶秋苗、斛輸斛斗、輸斗此定  
 法也、常理也、極乏輸苗、往年惟吏胥之家與  
 官戶、有勢者斛輸斛斗、輸斗若衆民戶、則率  
 二斛而輸一斛、或又不管民甚苦之、或訐之  
 使家使家以問別家、則別家之辭曰、二稅更  
 初有留別、有送使、有上供、別家使家有以供





用故不必多取於民今二稅悉為上供別家有軍糧有別用有官吏廩稍不取於民則何所取之漕司每歲有所謂明會米別家每於民戶苗米數內每碩取五斗供之故不得而斛輸斛斗輸斗也使家無以處此遂亦縱而弗呼由是取之無藝如暗合斛面等名目不可勝窮辛巳壬午間張安國為太守有陳鼎者為臨川知縣甚賢安國使之領紉於是盡取別之軍糧別用俸米等數與漕可明會之

數共會之以民戶苗數計之每碩加五斗而有餘不問官民戶與吏胥之家一切令二斛輸三斛謂之加五令官斗子上米民戶自持斛際見請稟量不得更有斛面百姓皆大驩呼大為民戶之利張陳既皆滿罷後來不復能守其法於二斛輸三斛之上又寔加斛面民益以為困乙未丙申間趙景明為太守某與其兄景昭為同年進士景昭極賢舍姪又在郡齋為館客因與景明言輸苗之害且言



張安國與陳鼎知縣之法極良但後人不能  
守耳景明不能不惑於吏言初亦難之以為  
今日州縣家之用又多於昔時某與景昭舍  
姪共會別家一歲之用景明懼見底蘊則又  
不必加五於是謂已詰吏輩今肯令人戶把  
斛槩矣但今日用度益廣欲更於五斗上加  
五升耳某與景昭商之以為斛輸一斛五斗  
五升而使不得加斛面民戶自持槩則五升  
之加在民戶亦所不憚於是乃復求減民果

大悅之景明去後有不能守其法則民戶多  
謁諸使家求依趙剛定例令民戶自持槩盪  
今景明之事既遠民戶有不能記憶聞今歲  
輸苗者取之過者皆倍不啻而郡中又及斷  
民戶爭斛面者民間囂囂今幸輸納未畢願  
有以懲吏胥之益少寬民力幸甚適有所聞  
乘便至此布稟乃暇修寒暄之敬伏幸台察

與宋糟

備有白事金銘為邑封壤福隘無豪富民



生產之絕出等夷者稅藉之為緡錢亦過以  
十計聞之故老往時人煙稀少民皆自食其  
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用饒  
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  
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寔不如舊民日  
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歉益致窮<sup>嗚</sup>原其所  
自官實病之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權  
以紓急兵罷亦除因以為額立額未幾有漕  
使勾君者知其為橫歛初無名色行縣之次

聞邑吏月椿之所從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  
減獨金谿少吏亦解事懼吐實則有罪輒以  
有名色對故金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為  
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浚民之  
端莫大於此貪吏並緣侵歛無藝槌骨漚髓  
民亦聊生縱遇循良莫能善後累有賢宰條  
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  
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佐貳皆賢適值  
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却吏胥侵



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  
所取償後此詢究月椿本末以致析懇此在  
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  
於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為也况  
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贊第以某嘗託契門墻  
而占籍茲邑當其休戚不敢不告某復有管  
見欲効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  
日窘獨吏胥屬厭耳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  
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

睚眦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歛日飽而  
積負自若文物之煩追逮之類類賄謝之厚歛  
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  
獨足為胥吏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  
督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  
若郵置緣絕簿書以益侵盜積負之源實在  
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  
今常賦之外奇名異例類以取於民如所謂月  
椿者不可悉數郡縣月輸歲供具之版帳盡



責啟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安能輸積負哉  
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  
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  
乃吏昏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為上  
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  
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可謂  
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為如何是  
間倉臺守倅皆賢有所建請有所施行皆可  
共事不致有齟齬也聞便稍亟書字有灑注

慶併幸亮恕

與陳教授

弊里社倉目今固為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  
未安蓋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  
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無歛來歲缺種而  
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豐時  
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糶之以推富  
民閉廩騰價之計折所糶為二每存其一以  
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積金銘茲歲早



處頗多通縣計之只可作六分熟故里今歲  
得雨偏多凡社倉所及皆有粒米狼戾之興  
儻得二十緡可得粟二千碩鄉斗於官為一  
千碩來歲糶一千碩存一千碩為後年之備  
逐年更糶之可與社倉俱廣為無窮之利故  
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無  
富民大家處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則佃官  
莊其為下戶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  
多僑寄官戶平時不能贍恤其農者也當春

夏缺米時皆四出告糶於他鄉之富民極可  
憐也此乃金穀之窮鄉今社倉之立固已變  
愁嘆為謳謠矣况得平糶一倉以彌縫其缺  
推廣其惠歡舞當如何耶今農民皆貧當收  
穫時亦復能多藏亟須糶易以給他用以解  
通責使無以糶之則價必甚賤而粟洩於米  
商之舟與富民之廩來歲必重困矣前所言  
米價亦准鄉斗所糶之價耳今歲之價必下  
於此則所得米數當加多為利不細向來按



山家兄嘗陳五利之說於主管陳丈即以  
之倉臺尋得陳丈書謂倉臺已許可其時家  
兄以鄉間無米可糴故亦獲卒請其屬者亦  
嘗言於倉臺但未稟幕中二丈欲望會次及  
之儻亦以為不然却幸見報家兄當具稟以  
卒所請也

二

屬奉教墨竊知平糴之議莫近於幕中二君  
子之心已遂聞於倉臺倉臺亦既惠許之矣

然坐此霖霖稼之最良者又有仆泥自糴之  
患若此雨不止大妨收穫必重傷民必重  
因此策無所施矣山間今來稍有霖色極為  
之喜方取紙欲以卒請白雲又復如擁雪白  
之久於是山者以為晴雲固有如此者特未  
可必耳萬一仍雨不解其貽有位者之憂不  
細矣尚憑諸君子之力出秋陽以廓此氣曠  
山林之人亦庶幾一飽之適若得善獲必有  
可糴而米之多少則繼為之請當非所靳第



支錢於金銘則恐不可耳。金銘素無倉臺錢米向來陸倉以歲歉捐二千緡委鞏王簿於熟鄉糴二千碩為來歲賑濟之備。次年所用不多餘者儲於縣倉前歲按山所掌社倉已支八百碩矣。又適年倉臺賑卹昔取諸此所存料亦無幾。金銘年來極窘於版帳積負前此蘇宰又重罹趙侯之困賄謝供輸大祇誅求無藝如聞錢穀侈用頗多安得有見錢可支藉令有之金銘負郭以西率多旱鄉惟東

西鄉稍熟政宜以責之縣家自為和糴以備來歲近郭之用倉臺所乏者非錢也。儻得徑就使臺知官會或見錢為使錢雖難於擊挈尚可為使免之計。若得官會則尤為順便蓋鄉間亦商旅之路可發洩也。尚來社倉趙文欲行之移文郡縣揭示衢要累月無應之者趙文往往以詢所善或告之以此事全在得人苟非其人必如勿為之愈建寧社倉始於朱元晦魏元履冷誠得姪陸按山者為之乃



可久耳趙文就令詢家兄之意尋即遣人致  
書家兄報書許之既而某亦得趙文書雖愚  
意尚有未安事業已行又以其人權之可以  
不敗亦只復書贊成其事今秋乃再散再歛  
矣適見今倉臺黃文愛民之心亦後於趙故  
輒申其千一之慮以爲萬一之補今幕中二  
君子愛民之心亦後於陳向來陳主管亦先  
辱梭山兄以書意甚勤至其後梭山兄因得  
以平糶之法條具五利祈於諸致今倉使黃

文陳幹所復梭山兄書併往一觀亦恐欲携  
呈倉使與幕中二君子也向來趙文文移甚  
簡今梭山兄并留逐時書向以爲根抵陳主  
管書或呈似諸賢後擲示爲幸某已作稟劄  
達倉臺紙多亦欲更續切幸加察

與趙推

黃霸爲穎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爲  
區處曰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  
祭吏往皆如其言遺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



食於道傍為鳥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  
皆以為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為語次尋  
繹向他陰伏以相參攷後世儒者乃以為鉤  
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  
者尤為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  
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  
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則亦豈可多罪  
今風俗弊甚獄訟煩多吏姦為朋民無所歸  
命曲直不分以賄為勝負獄訟之間雖有善

士臨之亦未必能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欲  
研究其實豈能用同馬麥牛之智愚儒必以  
鉤距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知曲直倒置姦  
惡肆行不辜無告然後為道耶故愚儒之論  
害道傷治真實學者必當明辨乎此則正理  
可得而信也近見王吉別言監司太守不可  
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吏卒當司其  
權平民一抵於獄唯獄吏之所為莖楚之下  
何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



見矣蓋其詞情皆由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  
所謂奏當之成雖使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  
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詞各護其說左證疑  
似簿書契要無可攷據事又有不在簿書契  
要者則獄中求實之法謂之內隔假令有二  
人則隔為二處三人則隔為三處亦使之相  
聞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  
思精察要領可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  
在於初詞之外若可據信則必於兩處參審

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最難  
若官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姦則吏卒必  
陰漏其事則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惟  
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推臯陶見道甚明羣聖  
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  
敬爾由獄貴蒙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  
獄貴乃山下有火火為望明然猶言無敢折  
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嗟嗟離在上則曰  
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



也新司理初間甚賢繼而聞之亦無能為重  
輕是下尤宜謹之  
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  
滿者三考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  
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  
為吏所欺為吏所賣亦其勢然也吏人自食  
而辨公事且樂為之爭為之者利在焉故也  
故吏人之無良心無公心亦勢使然也官  
人常欲知其事實吏人常不欲官人之知事實

故官人欲知事實甚難官人問事於吏吏效  
其說必非其實然必為實刑形欲為實刑亦必  
稍假於實蓋不為實刑不能取信官人或自  
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之縱不能盡亂之  
亦必稍亂之蓋官人純得事實非吏人之利  
也故官人能得事實為難純以事實行之為  
尤難

與蘇宰

賤疾去體皆庇所逮記存之及尤重悚及吏



君好音尚爾遲遲何也心苟無瑕何恤乎無  
家外之所遭有時與命初不足為吾人重輕  
然君子每因是以自省察故缺失由是而知  
德業由是而進也難困頓者乃所以成君子  
之美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古人之  
處憂患者又豈止如門下今日所遭而已哉  
願篤信此道日去其非以著其是則終來有  
他吉矣

卷之二

廷

某往時充負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  
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  
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亦知一旦施行  
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心論駁  
朝廷清明常得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願  
何足以當大官之膳尚方之賜或庶幾者僅  
此可少償萬一耳  
新天子即位執事者過聽又復畀之荆門某  
竊惟為臣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儻尚未



羅擯仔得共乃事脫或朝臣一時建議請有司  
失於討論遽施行之而反於民害者亦當用  
公心循公理為百姓條析以復于上庶幾盡  
忠補過之義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承流宣化  
其職任一也而令尤親於民古者郎官出宰  
百里上應列宿寄命之責固不輕矣某託庇  
治下每辱眷待之厚苟有所見安可不盡陳  
於左右以為萬一之助哉此者竊見省符責  
括民戶屯田將復賣之失朝廷之體下為

良農之害甚哉計之過也其初出監簿陳君  
初官江西因見臨江之新淦隆興之奉新撫  
之崇仁三縣之間有請佃沒官絕戶田者租  
課甚重聲所入不足以輸官佃者因為甚計  
亦復輸納徒賄吏胥以圖苟免春夏則羣來  
耕穫秋冬則棄去逃藏當逃藏時固無可追  
尋及羣至時則倚眾拒捍其強梁姦猾者如  
此若其善良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離死之  
田復荒棄由是侵耕冒佃之訟益繁公私之



弊日積陳旣被召為職事官因以此陳請破  
行責括域其租課以為如此則民必樂輸而  
官有實入此其為說蓋未為甚失其初下之  
漕臺布之列縣施行之間已不能如建請者  
之本旨遂併與係省額屯田者一槩根括亦  
鹵莽矣蓋佃沒官絕戶田者或是吏胥一時  
紐立租課或是農民流互增租刻佃故有租  
重之患因而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拋荒或致  
侵耕冒佃而公私俱受其害陳監簿之所為

建請者特為此也若係省額屯田者則與前  
項事體迥然不同其租課比之稅田雖為加  
重然佃之者皆是良農老幼男女皆能力作  
又諳曉耕種培灌之利便終歲竭力其間所  
收往往多於稅田故輸官之餘可以自給人  
人自愛其爭先輸公不肯逋負亦優於有稅  
田者又此等官田皆有莊名如某所居之里  
則有所謂大嶺莊有所謂精步莊詢之他處  
莫不各有莊名故老相傳以為元祐間宣仁



垂簾之日指湯沐之入以補大農而俾以在  
官之田區分為莊以贍貧民籍其名數計其  
頃畝定其租課使為永業今甲中之老猶有  
能言 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寢  
久民又相與貿易諸之資陪厥價與稅田相  
若著令亦許其承佃明有資陪之文使之互  
契字輸牙稅蓋無異於稅田其名數之著於  
列縣簿籍者曰曰省莊計其租入則上而計  
省下而郡縣皆總之曰苗屯米若干此其與

逐時沒官戶絕田產隸於常平而俾之出賣  
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歷時既多展轉貿易佃  
此田者不復有當時給佃之人目今無非資  
陪入戶租課之輸逋負絕少郡縣供億所賴  
為多有司因陳君之請槩行責括亦已踈矣  
漕臺又固有出賣之請此不審之甚者也若  
沒官戶絕田產朝廷何嘗不令出賣惟其不  
售也是以開給佃之門亦所以勸民之耕且  
使土無曠而租無虧也今以租重之故致前



數弊議者方建域租之策乃不能因而推行  
之而復為出賣之說可謂失於討論矣且官  
有賣田之名固自亦美今固無買者假令有  
買者亦必不能齊一所收之直又安能有補  
於縣官之調度終亦化為烏有耳有司坐析  
無補之秋毫徒使縣官員亦美之名憂民如  
此亦亦謬乎謀國如此亦亦疎乎若復及於  
所謂屯田者則其失又甚矣今有屯田者無  
非良農入戶有資陪之價著令有資陪之文

立契有牙稅之輸租課未嘗逋負郡縣賴以  
供億一旦官復責括而賣之則有是田者往  
往僅而自給豈復能辨錢以買此田哉縱或  
能買是無故而使之再出買田之價豈亦困  
哉豈亦究哉其能買者固亦百一異時有錢  
以買者必兼并并豪植之家也奪良農固有熟  
耕之田以資兼并豪植之家而使之流離困  
窮嗚冤茹痛相枕藉為溝中瘠此何策也版  
曹之勘當都省之符下皆亦復究其本末其



事益熾其害易滋陳君之請不過三縣省符  
之下計臺之奏遂及三郡版曹勩當則又遍  
於一路且其施行與其建請本旨絕相背違  
真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失今不救又將  
遍於天下矣假令有成命有司苟知其非猶  
當各守其職而爭之况今未成命豈可坐糜  
紙札徒嚴期會滋吏姦以擾良農安視下民  
之困以成執事者之過計哉門下平日愛民  
如父母憂民如疾疢今誠為之深究其本末

詳計其利病陳之上府列之計臺丐聞于朝  
俾寢其議以便邦計以安民心此必門下之  
所樂為也胥吏之計方將並緣以招賄謝必  
不樂此繇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  
疾苦政令之利病必必以吏胥之謀而易天  
下之至計某雖不能周知一邑之版籍以所  
聞見計之此邑之民耕耘田者當不下三千  
石以中農夫食七人為率則三七二十一當  
二萬一千人撫萬家之邑而其良農三千戶



老稚二萬一千一旦失職稟稟有破家散業  
流離死亡之憂也豈仁人君子之所能忍視  
而不為之計者今方收穫春榆之時誠得亟  
為剗牘而其文書期會姑遼緩之以煩後庾  
之命使慮憂之偏仄轉為權心慘慄坦悍散  
為和氣而謳歌鼓舞溢於田畝遍於塗巷亦  
亦休哉此非有缺於供輸損於調度決不至  
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恃愛<sup>念</sup>敢布腹  
心

三

如聞徒御戒行將如郡邸豈黃堂將大行寬  
恤之政以厚吾民之力為國家培固根本為  
萬世不拔之基耶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陽  
道州所以為當世大賢而史家載之以為美  
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又以斯民付  
之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為民設也無以厚  
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  
吏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



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  
之法斯民所當遵而不違也違而不供民之  
罪也官從而督之理之宜也為守宰者固不  
可以託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稅之事一切  
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必指簿  
書期會為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  
大道妄為繆悠之說以自蓋其無能者之言  
也今簿書不理吏胥因為紊亂為長吏者難  
於稽考吏胥與姦民為市使長吏無所窺尋

縱

其蹤迹此所當深思精攷覈其本末求其要  
領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簿書齊  
整明白吏無所容姦則姦民懼而弊事理良  
民下戶畏事之人亦復被擾矣若循理而治  
賦輸又亦能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為臣而去  
豈亦甚么甚正甚榮甚美哉有如文丈大鄉  
之賢善類所宗亦必甚慰其意以為吾有賢  
子亦愧於陽道別矣世間富貴何限往往與  
草木俱腐其能自拔而与陽道州儼駕於方



冊者幾何人<sup>或</sup>若曰今不得已且屈吾平日  
之志為苟免之道非某之所聞也吾人要當  
求師於往聖<sup>昔</sup>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  
胥吏胥者吾之所御豈可及其籠罩之中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

某遠遊誨言三換歲矣區區瞻企何可云喻  
去冬拜手翰之辱大義煥然豈勝慰沃江鄉  
何幸得大賢出鎮然自朝廷而言則輕重緩  
急亦已并矣明天子注倚豈其或疾執事者  
之不便計必出此亦識者之所前料殆無足  
怪獨除氛重重殊未廓清葵藿之心不能不



為大明惜之。去冬不願着足，嗣監只欲休  
去，歇去之語尤非所望。竊料執事此蔽未能  
遽解，則此行殆為私便。某占籍江西，以私言  
之亦惟恐彼人之計有所不行也。開府用何  
日傳聞下車，十連番慶此，非尺牘虛辭也。元  
晦聞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謂德星聚也。某  
去夏拜書後，不旬日即有仲兄子儀之喪，秋  
初又哭一孺子，乃將為先兄子壽後者，薄德  
鮮祐如此，舊有拙疾，哀苦中大作，幾至於斃。

臘月頓愈，今頓健復如去春時矣。鄉人彭世  
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弊廬兩舍  
而近。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廬于其陰，鄉人因  
呼禪師山。元豐中有僧瑩者，為寺其陽，名曰  
應天寺，廢久矣。屋廬毀撤無餘，故址埋於荆  
榛，良田清池沒於茅葦。彭子竭力開闢，結一  
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復建一草  
堂于其東山間，亦粗有田可耕。社日後携二  
息偕教友朋登山盤旋數日，盡發茲山之秘。



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  
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恆人意方於勝處為  
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  
草堂則扁曰象山精舍知人蓋素恨此山之  
若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為稱故侍郎  
張南仲之居是在山下南仲諱運其諸子鄙  
從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尚儒術舊  
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役諸張實  
欣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為之地今張氏子

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此方丈  
為少高名之曰儲雲玄山常出雲雲之自出  
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洞  
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  
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筵間層巒疊嶂奔  
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  
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  
模兩山迥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  
下百畝泓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



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  
暑挾冊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崖有縞經石  
可懸十許人西山之崖有歇石可坐五六人  
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  
有塵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  
竭可以結廬居之自塵湖而北數山之外有  
馬祖庵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壠  
有樺木壠有東西塢有第一峯凡此皆舊名  
嘉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

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峯聯絡如屏名曰翠  
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峯之高者如蓋可以登  
望南望群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  
特起凌霄縹緲如畫山形端方廓利吳越所  
未見有也下見龜峯昂首躬背形狀逼真玉  
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峯之下畧貴溪  
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藐姑石琵琶諸峯嶠嶂  
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聞見山麓  
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岩臺山僅如培塿東



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  
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徹嘗沒於蒼茫烟霧中  
矣。勤世昌去冬嘗至無為求見挾梭山之示  
書聞治行之忙亦及瞻望今已息肩共學耕  
於此矣此公志向亦肯錄錄人皆謂之狂生  
然其平生所為甚異流俗為私者嘗少而為  
義者嘗多惜其前日亦甚得從師友擇之未  
精耳自此當有可望

二

勤世昌歸適頌教翰專人荐至連奉好音慰  
况何可言喻時事一新陰氛頓釋良心之所  
共扶繼是而無以新之則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誠如來教前月之雨露霽連日山溪暴  
漲平野漸如湖海積年所無幸不甚為害水  
落之後禾黍暢茂信於常歲旬日更得一雨  
旱田十分成熟矣。陂池皆有蓄水縱有秋旱  
晚稻亦有可救亦至如去年也。江西之民當  
藉大府之德而望一稔矣。近聞饒之洛梁負



郭一寺中井泉湧溢而地陷漂廬落尸不可  
勝數水後舟行者見汨流居民收積漂材往  
往如堵所敗傷亦少矣如聞臨江筠袁亦有  
水患大府當知其詳今風俗積壞人材積衰  
郡縣積弊事力積耗民心積搖和氣積傷上  
虛下竭雖得一稔未敢多慶如人形貌未改  
而臙氣積傷此和扁之所憂也此日所去之  
蠹可謂大矣矣調康濟政爾惟難非君臣同  
德洞見本末豈易言此海內之責當有在矣

願得從容以究此意不啻飢渴秋深佳天氣  
當求一扣函文第恐前此促召亦賴遣介相  
聞告以起行之日水陸所由定當前途求一  
見耳善政日有所聞聞夏稅甚便於民恨未  
知其詳秋苗利病想已討論甚悉為郡者只  
能於此二節去其害而致其利則及物已廣  
矣其去冬有與宋漕劄子言金穀月楮惜其  
不及施行謾錄呈倘有餘力及之幸甚

與錢伯同



不訊記曹又復逾時然蚤作晚寢渴飲飢食  
皆澁冰邦君之澤尺牘疏教尚矣足言荆公  
英才盖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為標的  
及遭逢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  
期獨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  
至於敗去古既遠雖當世君子往往不免因  
常習故之患故荆公一切指為流俗於是排  
者蜂起極詆訾之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  
足以解荆公之蔽反堅神廟信用之心故

末

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荆公共分其  
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是奚足  
以病荆公哉祠字字隨敗為日之久莫有敢一  
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執事慨然而一新之  
非特見超卓其何能如是比得倅車書謂執  
事欲以記文下誦女不覺喜溢支體蓋茲事湮  
鬱深願自是一發舒之遣人臨存遍越在他  
境不即奉荅姑此以謝緩報之罪記文尚俾  
旬日當成就其說馳納求教



居山逾一甲子益飽雲山之變叙稍羨魚無  
 復在陳之厄藉庇宏矣茲山之勝尤在瀑流  
 東有磔潭西有半山磔潭亦下玉淵半山可  
 亞龍精舍之前兩山迴合又自為一洞垂注  
 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日風練二日  
 噴玉三日翻濤四日踈珠五日冰簾六日雙  
 練七日飛雪木石自為階梯可泐以觀兩崖  
 有蟠松怪石却畧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

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賢  
 史君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為執事道之王  
 弱翁力酬於綠尊紅妓安能作字哉文公祠  
 記某當併書之遂旬日訖去

與楊守

知邦凋弊方深游奎之憂遽得賢師即振起  
 而撫摩之欣幸之私不在田夫野老之後矣  
 屬者修敬數獲款晤深慰積年傾渴之懷至  
 蒙禮遇之寵每踰涯分尤深感作抵家歛具



謝尺紙以不敏因循迄今然文華日勝情實  
日薄此後世公患吾人相與以信義苛文非  
所計故不敏深以自訟諒惟高明必不以是  
督過之某此月七日始得束書登山九日始  
遊建山房金谿與饒之安仁信之貴溪為鄰  
二境皆有盜賊之患金谿獨不然相去陸步  
之間事體便相遠絕晉國之盜逃奔于秦乃  
今見之賢史君之效乃如此是事乃得如此  
行之親見非傳聞也金谿今歲旱慶亦多通

如此行三字  
異本无

縣計之可作六分熟弊居左右獨多得雨頗  
有粒米狼戾之興但前教日南風亦頗傷稻  
目今雨意甚濃此去却要連晴以便投穫萬  
一成積雨則又有可憂者切窺賢者用心未  
嘗不在於民不敏不告近日頗從倉基需糶  
本為平糶一倉以輔向來趙文所建社倉其  
詳教授知之得就渠索其劄子一觀幸甚  
教之緒餘不勝降嘆從容平易惟理是求稽

二



諸前古千載一轍周道之衰民尚機巧溺意  
功利失其本心將以沽名名亦終滅將以徼  
利利亦終亡惟其君子終古不磨不見知於  
庸人而見知於識者不見容於群小而無愧  
於古人俯仰浩然進退有裕在己之貴潤身  
之富輝光日新有無窮之聞其視懷璧負粟  
之人何啻蚊蚋蟻虫哉三復求<sub>來</sub>既益厲此心  
敢悉布之永以為好惟執事終惠顧之

三

違遠危笑倏爾經時洽聞謳謠益用邦德某  
自有事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  
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  
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  
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  
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家相  
為表裏根盤節錯為民蠹賊質之浮黠勢之  
強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  
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聞劇勞逸嘗吾之喜



愠以日月淹連嘗吾之忘憶為之先後緩急  
開圖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  
豪家擁高貨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  
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偽事  
工為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  
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  
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  
吾之耳被害者又淳厚柔弱不能自明自  
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為所欺此甚

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為之  
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連則文疎事漏  
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備以  
生其奸况其是非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  
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  
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持矣  
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相為消長無  
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  
賢人反是則為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



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亂時之所以為否泰  
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  
相名知良大夫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其所  
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在上者明此而已大  
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  
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為國家者見惡如農  
夫之務去草焉芟茂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  
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為余之吏亦

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  
與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  
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  
舜之後終必流共工于幽列放驩兜于崇山  
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而後天下咸服  
夫子之得魯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  
下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鎮氏出其妻鎮  
潰氏踰境而徒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竭惡  
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



訟之道當於聽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  
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過惡揚善順天休命此  
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迹史責鉤距以立  
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  
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而善者信其無  
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輒效區區以裨萬古

與黃監

某切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敝里亦立一倉  
委梭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昨亦

嘗稟聞愚見以為莫若為平糶一倉以輔之  
乃可長久平糶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  
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甲亦常熟則歉  
歲之後無補於賑卹平糶則豐時可以受農  
民之粟無價賤傷農之患歉缺時可以推富民  
閉廩騰價之計政使獨行亦為長利今以輔  
社倉之所不及而弥縫其缺又兩盡善矣其  
詳已嘗一託陳教授布稟

與林叔虎



叔虎才美試於一縣真遊刃有餘地矣顧其志義文采鬱未盡施行且觀騰驤耳學官之壯恨不得即一拭目託文見每義當効力第非倉卒所能成耳去冬為陳貴溪作重修學記謾往其刻一觀向為仲權作宜章學記莫曾見否今竟未刻豈其有不當仲權之意者耶近觀仲權所向亦有可念者淳叟身後事亦粗辨然極可憐晚節與仲權正已為莫逆友死者已矣生者顧未知其所終又可憐也

壽夭貧富貴賤皆不足多為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誅王子比干之剖心顏回之天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宙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蕃姪訃以歸親舊家庭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婦之喪未葬然更閱涉歷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教耳間書問文託頗多不能盡錄令小兒錄經德堂記往此文頗有補於吾道荆公祠堂記刻併往此是斷百餘年未了底



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刻中第六行  
內義當與之戮力字下脫若虛損歲月是自  
棄也九字好議論字下差人一字若令人寫  
出增損而讀之乃無遺恨當時錢伯同託弱  
翁書弱翁臂痛不能書伯同遍替復送來某  
自書恃有前本碎紙寫去偶有此脫羨伯同  
恐是意欲增損遂依後本刻至今不滿後當  
更書小本叙此曲直跋其後置諸壁間也與  
晦翁往復書因得發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

得盡朋友之義遠則破後學之疑為後世之  
益若夫志早識高居斯世為斯世之徒固不  
足以論此長沙胡季隨乃五峯之幼子即事  
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沒後又講學於晦翁  
之門亦嘗至臨安相聚此人操行甚謹慈志  
學亦甚篤但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去  
耳亦有書來此今錄所卷渠書併所復陳漕  
君舉書往世固有甘心為小人者此無可言  
矣有不肯為小人而甘心為常人者又未足



言也。有不肯為常人而隨於流俗中力不能  
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非  
其力不能自拔。其所為往往不類流俗。堅篤  
精勤。無須臾閒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  
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浸溺。流瀆纏綿。有  
甚於甘心為小人。甘心為常人者。此豈亦重  
可憐哉。上古聖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  
後世學絕道喪。邪說蜂起。熟爛以至今日。斯  
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決。大抵可憐矣。而

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悔翁  
第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非獨為辨。無極之  
說而已。可更熟復之。

與陳君舉

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天書往復。莫遂。翰寫此  
并山居益左。知舊消息。往往闊絕。徒積傾馳。  
遣人臨存。辱以書幣。備承。也日動息。慰浣可  
量。以尊先之才。之美。下同之勤。懇然情實。真  
以能。同於不能。以多。同於寡。尤用降嘆。世習



靡敵國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封於私見  
蔽於私說見却鍼拒攻厚自黨與假先訓封形似  
以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  
昇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  
思及此益切悼懼忘所其鴛蹇以自效竭此集  
所不敢不勉著大公以滅私昭至信以熄偽  
非尊况尚望誰老矣之論未敢聞也傳子淵  
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已相聞矣子淵人品  
甚高非餘子比也劉淳叟前月初冒暑歸自

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此卽年來  
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適  
有困折某近抵城圍見其卧病方將俟其有  
瘳大極拔之亦謂遂成長往念之尤用啞傷歎  
淳叟正已初向學時自厲之意蔚然可觀鄉  
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衆曾未半塗各  
有異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已暮用才術所託  
雖殊其趨則一此其為蔽與前所謂以學自命  
者又大不同矣正已比來相與禮貌然視其朋遊



觀其文辭駭之瞻視容色以考其指歸未之有  
改此尤可念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書

與李成之

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  
遂見繳既而聞之有謂吾將曰發其為首相  
瓜牙者故<sup>皇</sup>懼為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  
屑屑於朝故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  
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  
如循梁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超

趾



知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  
群陰畢伏是瓊瓊者亦何足復汗人牙頰哉  
鄉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亦以為狂而條貫  
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  
清光翰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  
則亦天也王氏之子寧能使予不遇哉

二

李尉處附至三月晦日書發讀慰浣之極別  
紙尤見情實歷述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為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奮拔植立豈亦在我若  
只管譏評因循不能勇奮特立如官客奸吏  
家留盜虜日積憂患而亦勇於一去之決誰  
實為之今幸尚知其為奸盜而患苦之護惜  
玩愒之久寢以習熟便安之未必亦反以為  
忠良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豈獨為國而然  
為家為身蓋一理也願精思深察致一日克  
已復禮之力當有勿憂宜日中之快矣

樂應仲寔



向自使華在江東時草草具後來既尋拜教  
字附鄉里士人以行而執事移帥南服之命  
已下用尔果達其時其適至隆興在翠岩洪  
井間得爾從者至止亟還城下則祭敎又南  
矣甚為悵然屬嘗於復漕臺書中寄意語及  
亦曾及之否蒼梧舜迹所及交趾合浦九真  
日南為郡古矣身自翠華南波更為近服班  
宣之任類皆名儒重臣間者猶以簿書遺策  
米鹽末務仰勤冕旒南顧之憂官人之難乃

如此茲焉帥閩暫屈明賢此其加惠嶺海之  
民可謂至矣撫柔安輯當有餘地遠方知方  
興於禮義此其時也漕臺心事犖犖伏想相  
得甚歡金蘭之誼於是其證健羨健羨其往  
歲亦蒙誤恩俾壘荆門尚逢餘教以述述大庾  
區區近况有鄙文教篇公餘過目可際見矣  
去年秋冬又兩通梅翁書然前說且倚閣矣

與張季海

久欲請謁坐此塗潦及爾未遂缺然斯懷金



谿西北并臨川處率多旱田耕必三鐮秋乃  
可望常歲及今再報狹矣今阻寒凍曾未舉  
趾農者凜然有無年之憂雷先啓蟄泉源已  
動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及夏淺動晚  
則及夏深泉與雨澤亦相表裏故動早早微  
動晚極微今先啓蟄而動則不及夏矣比年  
貨泉日縮民生日貧穀價雖廉往往乏食重  
以冬春仍雪積雨畦壟隴敗無所施力困亦  
劇矣霖淫未止為之奈何浦城小寇幸已成

擒警候之事尤非今日所能堪也邑民以公  
事至廷者莫不稱頌賢德而游談之士往往  
以聽信百石為疑雖其無根不足深據然形  
似則有以致之更惟加察

二

久以道濘為遂往見既望常作一紙以致區  
區尋以少霽欲留面剖又不果達今併往一  
觀新宰既為果來吾邑遂可以久被賢者之  
澤向來不作久計深為足下不取古人於事



無小大無久近其處之一也居一日亦當盡  
吾道學絕道喪所從來久矣放利而行者涸  
涸也此嘗與王薄論喻義喻利之說語次曾  
及之否弊也之陋風俗未還於正所幸王薄  
意向甚矣第未甚更歷耳外此亦復有正言  
區區亦不能不為左右深慮要當卓然以古  
人自期悞測流俗如失心者而後能無所陷  
溺人患無朋友無聞見與其親亦正之人聞  
亦正之言則寧其無也若見亦賢而內自省

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則皆吾師也

與張元鼎

此方得向來論事之書張權因造簿正其宿  
弊此固當然此復使君書固是之矣若創征  
之事此甚亦可足下之辯殆類井求之辯伐  
顯史金谿陶戶大抵皆農民於農隙時為之  
事體與番易鎮中甚相懸絕今特農民率多  
窮困農業利薄其來久矣當其隙時藉他業  
以相補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亦能補其不足



助其流陷而又征其自補助之業是多可哉  
初甚駭聞茲事繼而聞其說出於沈尉即悟  
其為此謀人此豈能有補於調度若其傷邦  
君之政體亦復可得而文飾矣沈生小子本  
無知識豈恤列郡豈愛邦君豈念小民獨為  
挾私者所矇耳所重可惜者遂使賢吏君為  
挾私之人所役而足下又代挾私者為辯此  
人之術何其如此之高乃能挾一邪說以役  
二賢者又重可恠也今未知已如何施行正

宜及其未深有以改之無為此人所笑

與黃康年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亦過  
而四時亦成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  
服古人所以造攻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  
須亦順是謂亦效雖然已私之累人非大勇  
不能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豈直推  
排而已哉縱使失於警戒舊習乘之當其思  
之覺之後之之時亦必大勇而後能得其正



也願益勉之

與胡無相

惠書憂悵俗學傷悼邪見深中時病惟是推  
許過盛非所敢承劉定夫得教日之疑張敬  
子迫試期不及一見但得評云回日見過定  
夫亦約早晚登山山間朋友近多讀尚書上  
古道義素明有倡斯和無感亦通只是家常  
茶飯今人既惑於利祿又蔽於邪說見說此  
理翻成特地豈不可憐哉

與朱益叔

區區之學不能自己朋儕相課亦謂月異而  
歲不同每觀往年之文其大端大旨則久有  
定論至今不易若其支葉條目疎漏舛錯往  
往有之必加刪削乃可傳也向在朋友間時  
見所傳鄙文亦有全偽者此尤不可不知也  
開歲合并當究其說學絕道喪私說詖論充  
塞彌滿朋友講貫未能符合其勢然也然至  
當歸一精義無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



孟子之言嗚呼但詠歌伐木之篇緝熙其事終  
必有無間然者矣

與路彥彬

得函教又辱以盛製文盛意勤顧何以當雖  
然似有未相曉者義亦敢亦宣達於左右竊  
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  
一明也平日拳拳於左右者豈徒以親戚之  
故哉古人纓絕時見亦以為病累日亦火食  
歌聲若出金石或者未能深信與信之而未

濟登茲則茲當揅轅推轂以相從於康莊也  
若金錢穀粟之惠遺非某之任也聚族之衆  
終歲之計未免於飢歲日索公堂未無毫髮  
補助亦以事有大於此者未敢任此責也得  
時行道固吾人分內事然與世格羨慕富貴  
者天淵不足諭也來詩似未免俗意尤非所  
望非高明而敢直言如此  
與涂任伯  
來喻勤勤大槩謂來學者未必可語而有耗



氣勞體乏患此誠足下愛我之心也。雖然足下  
下顧<sup>顧</sup>未知自愛在能愛我哉。此教得與足下  
接語此邦之士感<sup>感</sup>為者甚衆進而效說者亦  
不少矣。大抵皆是何足與言仁義之意。然稱  
人廣<sup>生</sup>其意蓋亦皆如是也。其意如是者必  
其不知自愛者也。其意不知是者必其知自  
愛者也。今足下之言乃與其不知自愛者若  
合符節。此吾所以甚為足下不取也。素問之  
書乃秦漢以後醫家之書。託之黃帝岐伯耳。

上古道純德備。功利之說不興。醫卜之說亦  
不如是。比見足下好誦其言。特素未講學。不  
知其非耳。其氣稟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  
溫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  
半百。雖少加衰於壯時。然以足下之盛年。恐  
未能相逮也。何時合并以究斯義。

與董元錫

元錫舊常有向學之意。而中自畫。每切念之。  
無由奉達。今因此輒致區區。幸少垂聽。往訓。



中言小人者甚多不可一槩觀小人字雖同  
而其所指乃有相去天淵者論語所謂女為  
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  
硜然小人哉又如尹士既聞孟子之言則曰  
士誠小人也此等則是學不至道而囿於私  
見不能終從其大體故謂之小人易曰小人  
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  
此則氣質乖戾恣懷凶惡之小人也治世盛  
時若不格面從化則刑戮之所不貸此兩者

善惡雅俗汙潔之辨如雲泥矣元錫平時喜  
事好修何至為由後之小人哉若由前之小  
人則恐非元錫之所能及今流俗不學之人  
而其實亦至於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又不得  
陶冶於先聖王之教方憑其私意自以為善  
此則是俗人不得謂之士亦得謂之儒此輩  
必不能如尹士自知之明也然俗人中氣質  
又有厚薄輕重大小平時所惜於元錫者為  
其氣質偏不得其厚重者故不能自拔於市

此



井之習又輒憑之以妄議人之長短所見日  
陋如來書所謂讐即陋見也知己之說亦陋  
然吾能化陋以為廣大請借元錫知己之說  
而言之元錫誠欲求知已當今之世捨我其  
誰哉但恐元錫怕逢知己耳元錫誠能亦安  
其舊惟新是圖則本心可以立復舊習可以  
立熄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誰得而禦之

與倪濟甫

聞公就程試決計登山甚為之喜壽翁寄示

中秋分韻尤用嘉歎天宇澄澈月華晶瑩頻  
年未有如此夕者老子於此興復亦淺是夕  
月午啓門相半東望茲山亦念公負此月者  
在諸賢爾自昭明德何必是夕造次顛沛莫  
不當然涵泳存養計當日新山翁在此濟甫  
之來亦當遲遲也

與黃彥文

寵示盛製詞典句老動有稽據非近時後生  
所及深用釋歎下問求益之意如川方至此



尤不可及。然有如耆德所進，當在文字之表。則所謂真訣在其中矣。恨行役匆匆，未得從容以究其說。尚冀快誦屈子覽冀列考有餘，橫四海兮焉窮之句，以厲益社之志。當刮目以俟。

與劉志甫

趙仲聲還得書讀之，渙然深用，慰擇順伯與足下相繼入冊府，亦前時所無。求外想亦未容遽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交游間氣質不至扞格者，當日有麗澤之益，此其為進德之驗，甚著。馮傳之氣稟恢然，當今難得。所當共愛惜之。向來相聚失於懶散，亦曾與之啓其大端。去歲嘗有一書勉之，近得其書，殊覺其邈然，亦相入深為惋惜。志甫尚能致力於此乎。今錄向來書藁去，若致力切磋，庶有其端也。近與春伯一書，痛箴其陋習，膏肓能涼觀之，為佳道之行，不行固天



也命也至於講明則不可謂命也知言者亦  
何必俟其效之著而知其所到哉此心本靈  
此理本明至其氣稟所蒙習尚所格格論邪  
說所蔽則非加剝剝磨切則靈且明者曾無  
驗矣

與邵叔詒

教以向來為學本末又加詳於前日所聞甚  
幸但敘述愚言處則盡失其實便須認為已  
物一句尤害義理誠如此可謂眾人處矣前

來所說猶是竊盜此舉遂為強盜為強盜而  
不讓豈可容於世哉初一再見時頗覺左右  
好隨即為教語述所聞每乖其實既得旬日  
淡乏款意必已悟前非亦謂又作此等語乃  
復甚於初時此即病證之大者矣今亦治必  
為痼疾豈更可言為學哉此心苟得其正聽  
言發言皆得其正聽人之言而亦得其正乃  
其心之亦正也一人言之眾人聽之使眾人  
各述其所聽則必亦齊非言者之異也聽者



之異也來書之至此間友朋觀之皆駭而問  
曰何為有此言因答之曰是非吾言也邵幾  
宜之言也某屢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  
曰誠能立乎其大者必亦相隨而為此言矣  
屢言仁以為己任又嘗申之曰誠仁以為己  
任必亦相隨而為此言矣蓋後世學者之病  
多好事無益之言以藥之假令記憶言辭盡  
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况大乖其旨盡失其  
實邪向來造見對語務時初間頗覺左右之

以藥之三  
字

解

心不能無餒既而發明此理稍相切磋殊覺  
小快及再相見接語之間已覺非復前日矣  
是後相從雖累日象中泛語終亦得獨相叩  
問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此乃向來亦得  
真實師友講<sup>贊</sup>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  
妄今能盡采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  
理之明誰得而蔽之某前書所以相勉者可  
謂至矣幸復執而究切之也得元晦書其蔽  
殊未<sup>解</sup>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療也某復書



又加明陽併錄往幸精觀之

與江德功

蒙示晦翁書敬頌回書徑自此遣往矣副本錄在邵叔誼處可索觀之白白長長之言是古人辨論處非用工處言論不合於理乃理未明耳非誠意之罪也

與曾宅之

十日朋舊書問至多向所惠書卒難尋核其時復書亦無草藁今皆不能記憶來書謂某

嘗有文義溺志之戒某平時與朋舊講貫不敢泛為之說大抵有所據而後言若誠有是是必據來書而言之耳亦畧記得曾有一卷粘紙教幅寫前輩議論十數段於後註所見與所疑又各空其後以俟某之說此豈非吾友所示耶記得當時看畢甚喜其有志於學亦甚惜其學未知方亦嘗以示一二朋友因謂之曰此人氣質志向固不碌碌但未得親師友胷中雜然殊未明本末先後之序今予



里寓書紙筆之間豈能遽解其惑且當示以  
讀書之法使之無徒耗其精神後日相見當  
有可言耳而畧記回書大意謂讀古書且當  
於文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為易曉毋  
恃其為已曉則久久當有實得實益至於可  
疑者且當優游厭飫以俟之不可強探力索  
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進則所謂疑惑難曉  
者往往渙然而自解却不記得有溺志之辭  
此後在問得備錄前後書辭見示庶有據依

也近見所在友朋多有好理會文義反亦通  
者蓋不知學當有師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  
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其師  
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亦使學者叢然  
雜然費其目力耗其精神而無所至止也此  
說要非相見亦能究秋原能一來乎先兄平  
日無甚著述惟有往來論學之書中間編次  
未就後日垂訪當共讀之也



積雨遐想風練飛雪之社甚願與諸公緒經  
其間以俟玉芝之茂倘有意於此何以期為  
霽日媚景晴雲綺文此吾命駕時也今日平  
分一春羲和會當少出幽險緩轡天衢照臨  
吾徒成此盛集

與詹子南

日享事實之樂而無暇辨析於言語之間則  
後日之明自足以識言詔之病急於辨析是  
學者大病雖若詳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稱

丈量徑而寡失銖銖而稱至石必謬寸寸而  
度至丈必差今吾但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勿忘勿助長則亦樂乎又何必紛紛  
為大小之辨也

二

廌倅處送至四月二十四日書發讀甚慰馳  
慕用力不懈無他疑惑甚善甚善此心至靈  
此理至明要亦何疑之有然又以無疑為疑  
是未能無疑也事理有未明則亦容不疑思



索之問辨之對疑有時而釋矣疑亦豈足願  
哉今既曰無疑矣乃以無疑為疑何哉願連  
更之毋滋其惑二包至此久矣今皆歸其家  
約秋間復來顏子堅既已去髮胡服非吾人  
矣此人質性本亦虛妄故卒至於此育王有  
一僧曰祖新性趙字日新其為僧非本志質  
甚穩實亦有復衣冠之志曾識之否得來書  
函作此託廖丈附便奉達不能多具

與吳顯仲

得書承比來履用佳適進學不替為慰來書  
見喻所學仍見敏道說頗以藝能不如人為  
憂此甚非也當書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  
一章併子夏賢賢易色一章於几案間朝夕  
觀省以改前過讀書作女之事自可隨時隨  
力作去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足耻  
必以才力所不可強者為憂為耻乃是喜誇  
好勝失其本心真所謂不依本分也看顯仲  
氣質本自質朴淳實何故如此祖自依本分



卦實頭作个

求正於人有所疑

亦去亦且隨見在有何亦可但

頻頻看前兩章書便自亦至顛倒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書

與朱濟道

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  
為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  
立而為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孟子  
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亦能奪也人惟不  
立乎大者故為小者所奪以叛乎此理而與  
天地為相似誠能立乎其大者則區區時文



之習何足以相沒尊兄乎賢郎志向極可嘉  
向來供課想甚富此非不足也得勉之讀古  
書以涵養此志率甚

向辱惠書諸兄諸怪傳玩贊歎不能去手此  
之今此書辭反如二人甚愧前日簡忽不能  
恚意盡誠以相推挽遂使尊兄不能勇去餘  
習尚此遲回然詩却甚佳詩意書辭亦亦相  
似詩只兩句便說盡了後兩句却成剩語文

理

頗亦相紹續今欲易後兩句兼易前二字固  
不能出尊兄之意但稍次其文耳此理於人  
無間然昏明何事異天淵自從斷却閑牽引  
俯仰周旋只事天尊兄平日只被閑牽引所  
以不能自立今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  
即是大者何必使他人明指大者既見此理  
此理無非何緣未知今是此理非可以私智  
揣度傳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智廢滅此理  
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者亦惑若不任私



智雖與才者亦明顏子之學本末甚明尊兄  
未須泥此而求但自理會真能見得此理後  
日徐徐取論語讀之渙然冰釋矣其嘗今後  
生讀書時且精讀文義分明事節易曉者優  
游諷誦使之浹洽與日用相協非但空言虛  
說則向來疑惑處自當渙然冰釋矣縱有未  
解固當候之不可強探力索久當自通所通  
必真實與私識揣摩者天淵不足諭其遠也  
勿多言勉旃是望

三

示教日用工夫甚善尊兄氣質忠厚得於天  
者加人數等但向來累外處多得日剝落之  
以全吾天則吾道幸甚所謂心誠求之雖不  
中不遠矣平居不与事接時切須鞭策得炯  
然不可昧沒對越上帝則遇事時因省力矣

與吳子嗣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  
而哀有餘也此聖人之格言非天子不議禮



禮亦未可輕議也。欲去其不經鄙俗之甚者，而略於近古，則有先文正公書儀在，何必他求。

二

不以前所復書為罪，又下問之，不肯苟徇流俗，攷之禮法，以求依據。吾子之志善矣。然事有輕重本末，當知所先後。禮文隨闕，其來久矣。滕文公所問，孟子所答，皆其大端。儀節之末，去其鄙俗不經者可也。來書謂定之僕手。

此尤未宜。吾子在喪，經之中不得已，次序以授執事者可也。安可謂之定。相人者，乃巫覡所為，不經甚矣。吾家未嘗用也。祝稱卜葬，虞子與夫異辭。觀二狐之過，可以類見。喪祭當論所宜，亦可言同也。儀中除此三節，諸皆無害。

三

往歲蒙致書，見向以喪禮如生，年少能不徇流俗，求古制，又其文用字造語，皆慕奇異，不



肯碌碌以為窮邑鄉邑下鄉邑乃有後生能如此亦  
不易得故生之書辭亦合律度者雖多皆不  
暇責獨答合以所問之要務誘掖之庶幾其進  
既而聞生詭異其服為巫覡事深用駭但示頗  
悔初亦知生而遽相對答有失言之罪茲奉  
書乃有悔過自訟之辭人誰無過過而不改  
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生誠能幡  
然自新何幸如之雖然生家相距百里而近  
乃亦亟於求見長者而徒數以書來則改過

之言亦未敢深信然吾今猶云云若此者望  
於生厚矣生其謹思之

四

文字之及條理粲然弗畔於道尤以為度第  
當勉致其實毋倚於文辭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  
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之習所重在末豈惟喪  
本終得解其末而失之矣陳教授舊亦曾畧  
相從惟其無本故其學日謬書末所糾三條



屬意精切但前所取教語亦皆非是學無端  
緒雖依放聖賢而為言要其旨歸實已悖戾  
瓦雜膚淺何足為據若所謂致其譽聞亦泯  
泯碌碌者尤不可辨人有實德則知疾沒  
世而名不稱者非疾無名疾無德也今聞廣  
譽施於身者實德之發固如是也庶幾夙秘  
以味終譽者欲其德之常久而不已也彼未  
嘗深致自克之功私意自為主宰方憎於知  
德則斯言殆適以附益其好名求勝之習耳

此尤不可不辨

五

前書致其聞譽之說乃後世學者大病亦能  
深知此病力改故習則古人實學未易言也  
吾友更當深於此處觀省使舉動云為判然  
與曩者異轍則吾道有望矣復前書特示欲  
相勉未須與陳教授往復後隔忘之至今亦  
滿近歸自象山諸事冗擾文字亦不曾將歸  
且晚亦須便登山儻能一來諸當面盡



錄示仙郡首篇策問大旨竊所未論新君即位曾未期月而遽曰責成無效何課效之速如此哉以夫子之聖不過曰三年有成唐虞之朝雖三載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幽明羽山之殛蓋在九載之後伯禹作司空猶八年於外堯列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古今難易縱有不同亦安有於半年之間而遽責其成效之理哉又古所謂責成者謂人君委任之

適當專一亦疑貳而後其臣得以展布四體以任君之事悉其心力盡其才智而無亦以之怨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亦間以小人亦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故既已任之則亦苛察其所為但責其成耳此古人用責成二字之本旨也今徒課功效而用此二字則用字亦未愜當且古所謂賞罰者亦非為欲人趨事赴功而設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



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賞罰皆天理所以納  
斯民於大中躋斯世於大和者也此與後世  
功利之習燕越異鄉矣何時登山當究其說  
明日欲登雲臺瞰鬼谷究南山之所自來却  
扁舟洛梅潭沔口以歸度旬日而後可反  
山房也

伯  
庚巳登山結茅深用嘉歎迺得周元忠書謂  
幹爾伯珍諸人有意遣輿夫相迎且問期日

吾谷以霽日麗景晴雲詢文即吾就道時也  
是日正春分明日即大開微輿夫至今未來  
豈其俟后士之乾又窘陰雨故耶昨日先風  
頗還舊觀乃今祁雲漫天寒颶旋雨又復甚  
然似秋矣遐想雲臺領袖諸英育秀以  
相料理老子於此興復亦該行此久建在天  
與人而已若此雨未正能冒之六來尤見嗜

止

學

八



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况於  
人乎誠知此理當無彼己之私善之在人猶  
在己也故人<sub>之</sub>有善若己有<sub>之</sub>人<sub>之</sub>有善其  
心好<sub>之</sub>亦當若自其口出昏訓告昏保惠昏  
教誨此人<sub>之</sub>情也理<sub>之</sub>所當然也亦何憚何  
疑誠者非自<sub>成</sub>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  
仁也成物智也性<sub>之</sub>德也合内外<sub>之</sub>道也顧  
恐未能成己耳若私淑二字則出於孟子當  
深明其肯亦當輕用於此此用字<sub>之</sub>疵亦足

以達理而能為理之累五代史政須點對來  
本極佳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須來  
此當為書之

與傅季魯

二十四日發弊廬晚宿資國二十五日觀半  
山瀑由新蹊抵方丈已亭午山木益稠蟬聲  
益清白雲高花疊嶂畢露疎雨適灑清風滌  
然亦知其為夏也何時來此共<sub>之</sub>適欲圖託  
點對一事或未能來可先遣至



與陳寧

伐松之盜仰見嚴明不容遁戮比至山間具  
伏其罪祈免窮竟論其初心乖戾殊甚至以  
雀角之詞頻<sup>煩</sup>涸官府牽牽縣僚喧動隣里重  
費賢大夫之神明此豈可貸然斯人素狂惡  
習久為鄉里之害今茲適逢令尹之賢乃肯  
悔過效順幡然改圖亦有可喜來此自訴其  
悔艾遷改之意甚力儻其自此回心易慮以  
歸於善諒於豈弟之懷亦必喜之前日亦以

周處之事反復勉之矣斯人有公狀首伏未  
敢自前併用封緘

二

無似之蹤屏處是適諸公過聽錄其姓名處  
叨乘障之命進退惟谷荆門在重湖之側有  
道院之觀事力優衍異特造物所以處貴游  
者尤非枯槁之所宜得然蒙泉之與飛雪金  
蓮之與玉芝未知孰愈同志之士方此盍簪  
紬繹簡編高畧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



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  
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儻得久於是山以既厥  
事是所願幸彌縫其闕而終惠撫之則惟賢  
大夫是望

與李宰

教以學記所施足認不鄙然此文之作豈為  
陳君設比之墓銘亦有間乎貴溪安仁金谿  
三邑最為比隣十餘年間亦聞有賢令尹吏  
晉猖獗茲民以鬻訟射利者與使相表裏公

為交闕肆行無忌柔良不得安遂陳宰所為  
固多未滿人意至其使此輩縮手屏迹柔良  
陰受其惠則亦其所長也三邑十餘年間誠  
未見有此視前政則優視比縣則優似未為  
過許嘗蒙渠見訪一聞大義誠有愧慙自失  
之實使此心亦泯滅復遇箴藥亦安知其亦  
能幡然也在門下尤宜畧於錄其罪而詳於  
求其長持高明與契愛之厚亦敢有隱諱亦  
督過也



來教謂容心之異。亦若平心任理其說固美矣。然容心二字亦經見。獨列子有若何容心哉。之言。平心二字亦經見。其原出於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亦蕩也。其說雖託之孔子。實非夫子之言也。彼固自謂寓言十九。其書道夫子言行者。往往以致其新悔之意。不然則借尊其師。不然則因以違其說。皆非事實。後人據之者。陋

矣。又韓昌黎與李翊論文書有曰。平心而察之。自韓文盛行。後學士大夫言語文章。間用平心字。浸多。究極其理。二說皆非。至言吾何容心之說。即無心之說也。故無心二字亦亦經見。人非木石。安得無心。心於五官最尊大。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亦思則亦得也。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亦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又



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  
喪耳。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  
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  
謂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  
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  
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  
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  
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為其欲窮此理。盡此心  
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為

之。不靈。此理為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其見  
乃邪。見其說。乃邪說。一溺於此。乃由講學無  
自而復。故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以為吾無  
心。此即邪說矣。若愚。乃肖之。不及。固未得其  
正。賢者智者。之過失。亦未得其正。溺於聲色  
貨利。徇於譎詐。姦究。格於末節。細行。流於高  
論。浮說。其智愚。賢。不肖。固有間矣。若是心之  
未得其正。蔽於其私。而使此道之。不明。一不  
行。則其為病。一也。周道之衰。文貌日勝。良心



正理日就蕪沒其為吾道害者豈特聲色貨利而已哉楊墨皆當世之英人所稱賢孟子之所排斥拒絕者其為力勞於行儀行葦多矣所自許以承三聖者蓋在楊墨而不在術儀也故正理在人心乃所謂固有易而易知簡而易從初非甚高難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學以克其私而後可言也此心未正此理未明而曰平心不知所平者何心也大學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果已格則知自至所知既至則意自誠意誠則心自正必然之勢非強致也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當是時天下之言者不歸楊則歸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自孟子出後天下方指楊墨為異端然孟子既沒其道亦傳天下之尊信者抑尊信其名耳亦知其實也指楊墨為異端者亦指其名耳亦知其實也往往口闢楊墨而身為其



道者衆矣。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沒，此道亦  
明。今天下士皆溺於科舉之習，觀其言，往往  
稱道詩書論孟，綜其實，特借以為科舉之文  
耳。誰實為真知其道者？口誦孔孟之言，身蹈  
楊墨之行，者蓋其高者也。其下則往往為楊  
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沒，此道亦傳。斯言  
不可忽也。諸人交口稱道，門下之賢亦覺吐  
露至此，病方起，亦暇藥，括其辭，亦惟通人有  
以亮之。儻有未相多信處，當遲後便。

與趙景昭

新除極為贊喜。邦之司直，非兄其誰歸？刑官  
古人所重。臯陶尸陳謨，論道之任，而舜命作  
士。今司直之名猶在大理，又適為賢者進用  
之階，殊令人增慕古之懷。今日法制有未容  
人遽實其名耳。然珠藏淵，媚况其必有以處  
之矣。

與王順伯

某侗秩乏滿，初欲復丐之適。一二士友郵致



諸公之意來從此文謂歿因是圖所以相處  
自度屏棄之人豈宜上累當塗遂絕此念且  
可貧餒以逃眾戾亦謂竟蒙荆門之除官閑  
境勝事力自贍無匱乏之憂又假以遲次使  
得既泉石之事究向學之樂為幸多矣非出  
推轂之素餘論之助何以逮茲敢亦知自教  
以罷屯田收羨鑄之詳可謂思慮並立調度  
有方德羨健羨然在尊元分上直餘事耳且  
暮賜環入儀禁極雍容密勿以究忠嘉使至

理昭明陰氛澄廓羣疑消釋衆善敷榮在位  
在職莫不協力同心以終大義此豈非長者  
之任而君子之所欣乎來教謂若要稍展所  
學為國為民日見難如一日此固已然之成  
勢然所以致此者亦人為之耳能救此者將  
不在人乎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人平  
日所以自厲與朋友所以相勉者素由斯道  
而後能責難於君大禹所謂后克艱厥后臣  
克艱厥臣夫子所謂為君難為臣易者



皆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非懼其難而為  
與知其難而謂其必可為也天下固有不可  
可為之時矣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嘗  
必之以為可為春秋戰國何如時也而夫子  
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如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則曰  
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  
為飲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曰王猶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在

天下之民舉在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曰予  
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亦遇故去豈予所  
哉人之遇亦遇道之行亦行固有天命而難  
易之論非所以施於此也曩者尸位之人固  
為朝廷之大崇羣小之根抵而往年天去之  
今年天殺之則天之所以愛吾君而相斯人  
者為力宏矣有官君子豈可亦求永肩一心相  
與勵翼以助佐吾君仰承天意守人之才智  
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力是視仁三仁亦



人自獻于先王，不容一槩。至於此心，此德，則  
不容有不容耳。沮溺接輿，豈是庸人？凡士然  
所以異乎聖人者，未免自私耳。來教謂既非  
以此要官職，只是利國利民，處隨力為之，亦  
敢必朝廷之從與事功之成，此真長者之本  
心也。誠能廓而充之，推而廣之，則高明廣大  
誰得而禦？由前之說，將自昭白，有不待區區  
之言者矣。

二

使節在淮間時，嘗復書薦區區幾有萬一之  
助。後包敏道自浙歸，乃知其時方得啓觀蒙  
復書謂為至論。今三復本貺與所傳聞議論  
乃知實未蒙省察。疇昔相與非徒親戚，理有  
未忘義不容嘿。尊兄清修寡欲，與物不競，與  
人處似不能言者，人莫不愛之。獨有志之士  
往往有以快於尊兄，向來永嘉諸人甚敬尊  
兄政績，而又議其嚴酷無儒者氣象。此固是  
謬論，某嘗深排之矣。是不足道，其間却有疑



尊兄所為乃免流俗或謂是知原之類象兄  
以抗志古人為非有何以是嚶嚶之意此一  
論則迺是向來伯元因與尊兄論及監司之  
職見尊兄說亦應求事伯元當但當因其至前而  
處之退甚亦說以為如此作監司民而何賴  
某亦嘗稍辨之然眾咸謂未免格元悔又謂  
尊兄壞人已成之功以奉執政此乃復書未  
及與辨以某觀之尊兄天資極有過人處而  
大志亦立未免回乎汚世合乎流俗獨其質

尊

剛而內明故有從善服義之長向來家庭議  
論與塚兄初至西百官宅時窮冬踰月之集  
火爐中劇談皆始疑而終釋始辨而終息始  
之所甚力可而終乃有切當之稱此必有以  
當尊兄之心而以為切事合理故疑釋辨息  
而稱之尊兄必非苟從而見謏者自為奏即  
若雖相通而尊兄之情已漫異於前日蓋相  
聚劇談時少切磋往復研覈之工亦繼尊兄  
之心復歸于毫矣况今相踈如是之久固宜

釋

辨



甚

乃相亮之其日與遊處議論者豈能啓尊兄  
之意其庸陋無知牽引尊兄相與論昏則有  
之矣如謂輟育英才之真樂觀朱墨之漑冗  
想非所好此是話作兩截好與不好此在某  
之心亦可証也尊兄政如老氏所譏天子所  
謂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又引陳君舉之  
在福唐晦翁之在浙東以相警至謂親家尤  
更誠實乃以小人待人尊兄昧於知人一至  
於此故某平日誠亦以小人待人但非如尊

塵

誠

兄所謂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心無有  
不善吾未嘗亦以其本心望之乃孟子人皆  
可以為堯舜齊王可以保民之義即非以為  
其所為已往者皆君子也至其見人之肺  
肝能曲盡其情則自謂有一日之長向來火  
爐中與尊兄論人物所以得切當之稱者皆  
以此別後三生作國王來絕忘之也馮傳之  
至今未相符合然所以相敬服者多在論人  
物處蓋其人與傳之甚稔而與某甚生或不



相識而但見其言論事節便能知其心曲傳  
之以此相敬近福建一士人在此因言其鄉  
人事行某屢折之其人始力辨之而終屈服  
今其人於吾道雖未甚有得而決其相從之  
意者實在此也此人亦晦翁處學者某平時  
所望於尊兄者甚厚若以此相扞格則是無  
復可言矣義不應只知是姑以此為請教之  
端未即合併更惟節抑以遂揚名之孝  
公與允延之

遠三席出入五年其為傾依何可云喻退  
然者儒久滯朝著當人之難晉掌奉常慶事  
之變獨裁大典緬懷疇昔祗增慨歎越自  
壽皇種楮重華聖上攬圖冊極而西振北門  
高文大冊允屬椽筆山林之人稽首盛事欣  
贊一辭何可得哉講讀論思固已甚晚有識  
之士咸謂未足以究盛蘊日逢柄用接茅連  
茹使野無遺賢為吾君立太平之基而瓊璜  
者自以薰蕕之不同輒肆媒孽使人重為駭



歎茲身偃藩近旬公道其復信乎某曩者之  
歸得山房於龍虎山之上游泉石之勝雲山  
之奇平生所鮮見其畧亦屢見於朋舊書中  
尚欲稍記其詳亦以探討未遍猶未及也荆  
門之除良出望表豈推轂之賜有以致之耶  
幸尚遲次猶可畢草堂之後耳第私門禍故  
重仍五年之間尊幼之喪多於年教毒家亦  
復多事妻母甫及大祥昨日又聞妻弟之訃  
乃知年至都下相見乞銘者蕭然之軀殆無

以堪長怪煥之徑往來見將過浙東迎先兄  
教授家嫂與姪女婦成吳正字婚禮諸事當  
能面稟

與豐定之

比年山居頗有泉石之趣朋來之樂每恨不  
得與吾宅之共此承需鄙文之筆更更不能多  
錄謾往教篇亦足以知山野况味味遊仙岩題  
壁之末二佚其一者乃按山兄之子  
賦質純雅少贊家政事上使下真無間言又



博通經史射御筆札皆絕出等夷琴尤高平  
時業此者皆在下風今年二十有六春末無  
疾一夕談笑間奄然長逝極為痛心而恐欲  
知使人到山間又值持乏疾作老夫亦苦頭  
痛登山未久友朋踵至應酬殊役役作復莫  
究所懷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書

與趙然道

某驚蟄前乘晴登山尋復積雨二十四日少  
霽始得一訪風練飛雪之狀方念亦得與賢  
昆仲共之是晚來書適至喜可知也去非從  
善勇決如此沛然之狀在胸中矣又何以觀  
瀑為哉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  
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亦甚可畏哉有虞之

批



朝克艱之說從逆之戒伯禹進之警戒無虞  
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  
聚精會神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若已汨於  
利歛蔽於異端逞志遂非往而亦反雖復雞  
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為害益深而去道愈遠  
矣奚足以言此哉今然道方耻利歛之習知  
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

二

茲閱來書知此志亦替有加夫道一而已相

去千里相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况其近者  
乎然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博學審問謹思  
明辨詳之者深懼此道不明耳於其大端大旨  
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  
精微之處亦猶是也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  
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  
今學者誠知端緒則疊疊翼翼自致日新之  
效者其能自己乎秋涼過我當究是言時事



第可永歎良難言也王參恐未至如傳者之  
言回書亦見情實此其常態其所以亦如古  
人者蓋在於此然道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

三

昔循中亦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  
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強深懼其  
汨沒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  
之耳富貴利達之亦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  
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

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難何但一切斷  
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亦溺於此耳初  
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  
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  
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  
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  
以其道得之亦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處  
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答執  
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



鮮受堯之天下亦以為泰子以為泰乎君子  
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之天  
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  
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  
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然越矣志知一立即無  
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  
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真志於道義者  
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

而亦足以易此况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亦足  
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  
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  
志亦能以自拔耳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亦行  
孟子之沒此道亦明乎有五百餘年之間格  
言至剴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  
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  
矣而莫知病其源之言制行之門抱薪救火  
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為有志之



異乎  
非道之難知  
也非人之難  
得也  
難也  
知得二字

士求其<sup>真</sup>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  
也人<sup>得</sup>之難也非人之難也其執則然也有志  
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  
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為  
空言以滋惰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  
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  
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  
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流  
密陷亦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

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  
也况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  
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亦深  
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畧此亦察而苟  
為大言以蓋繆習偷以自便器以自勝豈惟  
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  
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亦移者矣誠  
能於此深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來多福者  
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說說  
玩慢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向多是  
古人悞憐後學詳為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  
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細釋以滋  
其涵養鞭策之實豈宜復為蛇畫足重為贅  
疣乎

四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當  
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亡於禮

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蓋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己  
復禮為仁誠能無毫髮已私之累則自復  
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我使此志不  
贊則日明日着如川日增加如木日茂矣必求外  
鑠則是自湮其源自伐其根也侍旁千萬致  
意適旅應酬之冗亦及拜書

與趙諫道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  
有條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



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亦容貳也。今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亦精此言甚亦當矣。彼學亦至道其心亦能無蔽故其言亦雅。彼惟亦自知其學亦至道亦以自為弊故敢於著書身豈可言由其著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高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二

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倍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

辯



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  
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  
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  
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  
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  
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  
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  
之和亦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  
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

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  
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  
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三

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叔氏之戚撫紙致驚歎  
但焉痛心不能已矣向見此令弟氣質淳美  
志向專篤聽言之次殊無疑滯深用慰喜胡  
為遽有斯疾竟棄斯世哀哉有如賢伯仲情  
義之篤信亦易堪也天命既如此亦無可奈



何況在慶侍之側只得寬釋以安庭園之心  
此即理也秋試失利亦蘭菊有時耳詠道之  
才第一豈足為道此尤不足置懷學力亦疲  
此等真正書畫春冰且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  
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事豫則立  
不豫則廢故書曰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有師  
保如臨父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若平居一有緩懈一有凝滯則精神立見凌

奪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到此若  
能深省痛鞭何困之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人病不來耳又曰亦為之而已矣於  
此用力而又力能使聖賢之言如符契則是  
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果如皆  
是故亦不可自欺却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傳  
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而後可也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  
 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  
 地則大於天地者矣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  
 理而天為尊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五典  
 乃天叙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勅乃天命五刑  
 所用乃天討今學者能盡心知性則是知天  
 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  
 之所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猶之可也

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於天地乾坤同一理  
 也孔子於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曰至哉坤  
 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於堯曰大哉堯之為  
 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自然之序  
 如子亦可同父之席弟亦可先兄而行非人  
 私意可差排杜撰也

與陳正己

開歲得報書切承體中尚未脫然比日不審  
 調護如何亦已平復否足下不獨體病亦有



心病足下之體病亦心病有以重之足下也  
日謂所學與曩者異直去遠入剴耳向在都  
下見足下行步瞻視若忘若遺夜卧多寐語  
肢體屈伸亦常皆由足下才氣邁往而學失  
其道凡所經營馳騁者皆適以病其心耳古  
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  
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  
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  
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得食蠱

其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  
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  
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  
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  
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荆公之均  
輸者可勝旣乎向言排遣排遣亦安能有濟  
足下固大丈夫今責足下以大丈夫事足下  
之過非一節一事之小過乃平日害心之大  
過天地之閉日月之蝕其他尚復何言足下



性本孝弟惟病此過故遷徙展轉所存無復  
真純此輩生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者  
也。能頓棄勇改無復回翔變於故意舊習  
則本心之善乃始著明營營馳騁之私憂思  
抑鬱之意當冰釋霧晴矣。喜進參苓等藥補  
助氣血俟體力強健乃博觀前言往行詳考  
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苟不懈怠自當循  
循以進。亦至左見背馳矣。某後日即東上輒  
布此少見切磋之誠養心成事之效是所望

於足下

二

近聞與淳叟同為疎山之行想甚得意二公  
前日頗有不相能之病比來道同志合相與  
羽翼光初隙末昔賢獨或蹈之今二公亦加  
於人一等矣。雖儒者好聞釋氏絕不與交談  
亦未為全是假令其說邪妄亦必能洞照底  
蘊知其所蔽然後可得而絕之。今於其說漫  
不知其涯涘而徒以名存之固未為儒者之



善第不知其與棲棲乞憐於其門者其優劣  
又如何耶雖然誠使能大進其道出得陰界  
猶為常人之私利不細政恐陰界亦未易出  
身如馮叟正己輩恐時僧牢籠誘掖來作渠  
法門外護耳若着實理會雖渠亦未必不知  
其非所敢望於公等也與正己相處之久亦  
敢不直言

與張誠子

秦之出所惠字知書劔已東躊躕仙岩之下

而不得進亦為子不滿傳聞鑠院如許之亟  
殆未必然第從容以進當無不及也友朋自  
仙鄉來者斷斷不可先祿勳何耶吾嘗謂是  
非之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夫  
今有栖栖張張之疑而知原無所往而不為  
原人楊朱墨翟之言至盈天下誠內省亦疾  
無惡於志則亦何必知人皆稱原人也然誠  
子氣質之偏云為之過多在於迫切糾急以  
此為學安能壞積私之植以底蕩蕩平平之



地猶忿潛為厲階雖加鞭勉益傷宇宙之和  
矣

與張輔之

此理塞宇宙古先聖賢常在目前蓋他乃曾  
用私智亦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  
哉吾有知乎哉此理豈容有知哉吾書此非  
敢以贈輔之而聊以自警耳

與饒壽翁

是心有不得其正想亦知耳知之斯正矣為

仁由己而由仁乎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  
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心誠得其正斯知之矣  
存於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  
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所  
謂不正者不必有邪僻之念凡有係累蒙蔽  
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此來  
諸姪見壽翁狀貌深歎其塵俗昏弱是乃心  
有不得其正之明驗也宜深省痛鞭無遲回  
以自取湮沒



二  
一種恣情縱欲之人血氣盛強精力瞻敏淫  
朋醜徒狎比成勢其逞志快意之時目睛有  
光筋力越勁步趨舉動莫不便利此時視之  
豈有眊然之驗及其見君子聞正言見正事  
無淫朋之助而孤立於正人之中神視氣奪  
情有所格勢有所禁則眊然之說時或有證  
若夫徒善之人不能自明自達有所抑壓有  
所蒙蔽有所滯礙至於顛躓而不能自起昏

弱而不能自奮沉溺而不能自拔困憊而不  
能自持疑惑而不能自解此時乃眊然之明  
驗也此心之精明湮沒沉淪一至於此豈不  
甚可憐哉

行亦失其居居亦違其道是故經綸酬酢  
變通亦窮無須臾其或離其位也此吾新  
試叅之

三

壽翁日對雲山坐擁書史造物者特鋪張瓊

得



瑤以照映宜其曾襟明快氣宇軒豁翰墨餘  
事嶽聳川增中昨於兒姪處竊覽詩什簡尺  
鄙習塵言時刺人眼殊未厭所望豈離羣索  
居綱弛棟撓市井群兒之態復得為崇於吾  
象山之顛耶幸深省痛鞭毋貽雲臺羞也

四

德固壽翁二友居山想至可樂也壽翁氣質  
自佳而比來學力未知其進此理未能昭徹  
外累圍繞殊無摧鋒陷陳之功而有蓄縮巽

懦之態昏昏默默為為免之計此亦安能自  
免哉但其智亦明亦能自勉耳德固頗聞是  
非明白幸為我斷之

五

得信承居山在適甚慰近詩尤佳真有陶韋  
氣韻可見所學之進來書著察磨礪四字亦  
可連用若云磨礪亦敢懈日有著察之驗則  
可蓋著察二字是效驗察字尚有兩用如省  
察加察孰察則是我致察於事理人物若事



毋孝故事地察解察於人倫易言察於民之  
故史言其境關之政盡察此皆是言其智識  
之明察物無能逃<sup>逃</sup>者非是言我致察於彼也  
孟子之行矣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此乃  
著察字出處其義尤分明若同著字使則其  
為效驗明甚此用字之疵也德固不別紙本  
末先後之序切不可使例置也

閱人之多益知人材之難蕃怪平日一家賴

之事無巨細皆經其心手而間雅沉靜琴書  
之致深造自得比一二月間所整<sup>整</sup>事務至  
多間繕選粹晉書皆盡快無遺材力優贍誠  
難其輩詩文下筆皆非<sup>非</sup>之所到而其涵泳  
儲蓄亦肯輕發理道精明見於事上使下處  
事御物可謂有證矣而甚亦自足若射之有  
志亦中亦止凡此皆其有以自處非成<sup>成</sup>使之  
然也此其為難得也至矣天何奪之遽耶痛  
哉寃字知黨鄰里莫亦傷怛况吾壽翁字今



已為立嗣子名曰紹孫乃有九怪第五子也  
見擇葬地未有葬期恐欲<sup>之</sup>知耳

七

近見與持<sup>之</sup>書及詩文其間粗存大旨雖不  
及詳看要亦不必詳看詩似有一篇稍佳餘  
無足采大抵文理未通散文字句害礙極多  
吾少時學文未嘗如此此等可以立曉此見  
後生作文多有此患竊所未喻居山必須有  
暇讀書何為未能曉此其文既如此則安能

知古人文字工拙却來見此等皆歸之大體  
不振精神昏弱故觀書下筆皆不得力此數  
書又粗存大旨或恐所謂粗存者但習聞之  
熟姑存故事非曾襟流出之辭決矣

與倪九成

春間承訪恨不及款其時見九成精神意向  
皆已汨沒追念向時從游之意無復髮鬢矣  
遂獻愚衷或冀自此幡然為益亦細來書乃  
有但說病狀未說病源之疑此乃俗見膠固



俗習深重雖聞正言未有頓舍自以曲折之  
意為曲折之說而其勢然也譬如小兒懶讀  
書多說懶方未肯便入書院耳要知病源即  
此是也以九成之質直誠能深思俗見俗習  
之可惡能埋没人靈蒙蔽正理思之既明幡  
然而改奮然而興如出陷穽如決網羅如去  
荆棘而舞蹈乎康莊翱翔乎青冥豈不快哉  
豈不偉哉尚誰得而禦之哉誠能於此自決  
則名方乃在九成時時後良劑乃在九成囊中

反而求之沛然甚足尚何事觀我朵頤云哉

與張季悅

盛僕凌雲致書發緘快讀辭旨煥然深見進  
學之驗何慰如之此來三日乃濟登滋雨意  
未息而登車輒霽獨垂至而值雨至此踰四  
日矣白雲繾綣日相周旋猶未即安雲臺僅  
一再見南山亦時於玉田中縹渺呈露教峯  
風練諸瀑淙淙自振猶未及一顧之也應朱  
二公書未及即治更三四日可遣盛僕來取



盛親賢德如此此所樂為二公言者傳來之  
文誠如雅諭宜不逃逃所見觀其首尾皆竊用  
山翁平日言辭獨其旨趣乖違繆陋覽之深  
有做寇真資盜糧之愧然六藝聖人作也小  
人猶假之以文姦言天下無小人異類則已  
誠未能絕去小人異類何言而不可做也惟  
此道之明善人之衆彼無所施則自熄絕矣  
城狐社鼠託夜以神其姦使遇正人自無所  
施惑之者必其心之素邪所謂物各從其類

也雖然彼其心之本然豈其然哉惟其陷溺  
而亦能以自還故至於此要當開其改過之  
門懇惻而開導之凡陷溺之未深而自以其  
聲氣相求應者尤當懇惻而開導之發明剖  
析使是非邪正判無所疑則小人異類伏狐  
孽鼠無所逃其形而陷溺之未深者安知不  
幡然回心而知道哉昔大禹既平水土貢金  
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  
以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古人所



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政欲究知人情  
物理使之通達而無所蒙蔽窒礙小人異類  
無所竄其姦於其言論施設如見肺肝則彼  
亦安得而為熄絕乎季悅所到其於大槩可  
謂明矣政當益盡精微使蒙蔽者有所賴是  
所望也

承諭新工但覺健羨第流俗凡鄙之習謬妄  
之說正可哀憐傷悼當有開導扶掖摧陷廓

清之功乃為進學之驗若視之如仇方敵國  
苟以不為所搖為吾效驗恐未可也

與劉伯協

區區之志素願扶持此理竊謂聖勢二字當

辨賓主天下何嘗無勢勢出於理則理為之

主勢為之賓天下如此則為有道之世國如

此則為有道之國家如此則為有道之家人

如此則為有道之人反是則為無道當無道

時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小人志得意滿君子



阨窮禍患甚者在國固伏力鋸投荒裔當此  
之時則勢專為主群小熾然但論勢勿論理  
故平昔深惡論勢之人今門下誠肯相與扶  
持此理洗濯流俗之習以理處心以理論事  
何幸如之敬虛心以俟教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  
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簞食  
瓢飲時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吾人

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  
為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  
某向來區區之志素有力在利害間之語正  
為此耳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  
名分之說自先儒尚未能窮究其素欲著論  
以明之流及近時為弊益甚至有郡守貪黷  
庸繆為厲民之事縣令以義理爭之郡守輒  
以犯名命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辨其事  
令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



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  
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不行之時，群小席  
勢以從事，亦何嘗不假借道理以爲說。顧不  
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非道理也。儻不以斯  
言爲罪，敢傾側以畢其說。漢書其言必  
某之說正吾人，大趨向大肯綮，所當先辨者  
此之辨而規規然以聲音笑貌爲道，真放  
飯流歡而向與齒決，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  
孟子所謂不知務不知類。

與黃循中

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疇之命，固出廟朝  
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爲吏之興，幸尚遲次可  
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學猶魚之不可  
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亦甚可歎哉。穹  
壤間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  
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悞傷其賊人之形而不  
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虫同其飽適，好惡虛生  
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



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今之世，  
不得亦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二  
江德功質本庸闇，加以所學之繆，豈復有可  
論者。所惜吾友為其所引，辨於其亦足辨耳。  
古書有明理之言，有教人用工之言，如中庸  
首章，惟戒謹不睹，恐懼必聞，及謹其獨，是用  
工夫。次章，惟致中和，是用工夫。他辭皆明理  
之言，推此可類見。與晦翁往復書錄，往伯珍  
舜輔會次，幸示之。

象山全集卷之十二



